

一声“坨坨妹”，损失200万——

这些让女人又爱又恨的湖南方言啊……

采写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凌晴

又至年尾，漂泊的游子要归家。而关于家乡的记忆，除了缠绕在舌尖上的香浓味道，最温存的莫过于那一口熟悉的乡音。

湖南方言丰富多彩，底蕴绵长，可谓“五里不同俗，十里不同音”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，便是各地方言中有关于“女性”的不同叫法。稚龄女童，青春少女，成熟女子，耄耋老妇……年少或是垂暮，在各位的家乡都有着怎样独到的称谓？

我们的灵感，来源于湘潭一位女士对当地人称呼女孩为“坨坨妹子”的不满。因此，我们也对话了多位于湖南方言颇有心得的学者，品读不同称呼背后的历史和故事——能干泼辣“辣利婆”，持家有道是“堂客”，妹子变“伢儿”躲阎王，最是宠溺“酒坛坛儿”。

■湘潭姑娘，“坨坨妹子”？

一句“坨坨妹子”，两百多万的业务黄了

去年，在湘潭做化妆品生意的颜女士与3名湖北男客户洽谈业务，途径长潭西高速时，看到了湘潭一家锅饺店打的立柱广告，广告牌上写着“湘潭老三宝：龙牌酱油、灯芯糕、坨坨妹子”等文字。一句“坨坨妹子”，引起了客户的关注，他们拿颜女士作比较，称湘潭女孩好多都是又矮又胖。颜女士非常不满，她觉得自己不是“坨坨妹子”，而且每个地方都会有不高不瘦的女孩，因此“坨坨妹子”并不专指湘潭女孩。颜女士的争辩惹恼了客户，也导致这单200多万元的生意没做成。

之后，颜女士发现，

为“坨坨妹子”正名：小巧能干是本意

那么，之前人们为什么要称呼湘潭姑娘为“坨坨妹子”呢？这个词真的是单纯地在讽刺女性吗？长沙民间文化研究学者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顾庆丰就对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——

坨坨妹子，说到这个词，就不得不提及这么一句俗语：“龙牌酱油灯芯糕，坨坨妹子随你挑。”龙牌酱油和灯芯糕，在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双双荣获金奖，“坨坨妹子”在此与之并列，便足见其珍贵之意。在旧时，长沙大户人家选丫环，大多喜欢湘潭的小妹子，因

湘潭市许多公交站广告牌以及户外电子屏上都出现了这个广告语。看到“坨坨妹子”成了湘潭三宝，再想起没谈成的业务，苦闷的颜女士便在网上发帖，网友们也纷纷声援：“‘坨坨妹子’是对湘潭妹子的不尊重，做在广告上极为不妥。”“什么‘坨坨妹子’，刺伤湘潭女孩的心！湘潭高挑漂亮的姑娘多得是。”

随后，颜女士将打这则广告的锅饺店以及广告公司一同告上法庭，想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，消除恶劣影响，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为她们大多小巧、聪明、能干，伶牙俐齿，讨人喜欢。其中“坨坨”二字更是灵气十足。要知道，长株潭地区的方言是极富情趣的，形容甜，要说“沁甜滴”，形容圆，得称“就滚滴”，形容黄，要用“贡黄滴”——丰富到了夸张的地步。而“坨坨”二字相叠，表达的是无以复加的爱怜之意。所以，“坨坨妹子”是对女孩的一种昵称，完全是褒义的。只是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认为“坨坨妹子”就是形容女孩又矮又胖，这与原意已经大相径庭了。



■学者书房

湖南方言中的女子们

一句“坨坨妹子”，惹来多少情绪。其实，细细品味湖南方言中对女子的种种称呼，或是少女娇俏，或有父母慈爱，或为夫家青睐，或盼稚子安康……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出现的词儿，背后种种，却是极富趣味。

大俗大雅韵味足——

长沙方言：女性称呼格外“有爱”



顾庆丰，长沙民间文化研究学者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

湘音缭绕，楚语云飞，长沙方言，韵味十足。长沙从来不乏老辣犀利的街谈巷语，但长沙方言中，对女性的称呼却格外韵味、有爱。读懂了这么几个词，也就品读了长沙对女人的尊敬、佩服与亲昵。

辣利婆，可谓长沙妹子赖不

掉的一个标签，多用于形容女性伶牙俐齿、多嘴多舌，但不讨嫌，很可爱。虽有怪她厉害、多嘴的一丝丝责备，但掩饰不住对她活跃、麻利、能干的由衷赞赏。李谷一就是典型的“长沙妹子”形象，自带“辣利婆”标签。她虽是江西籍，但生长在长沙，多受湖湘之气感染，说话像爆豆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反应快，脾气急，心肠热，人能干，自内而外地诠释出湖南人“吃得苦、霸得蛮、不怕死、耐得烦”的特质。所以，以“辣利婆”形象示人的长沙妹子，已成为一种符号现象。

堂客，祠堂的客人。旧时，祠堂是一个家族中最神圣的地方，也是家里议事做决定的地方，是最要紧的去处，这就证明夫家不把娶进来的老婆当外人，直接就请到堂屋来。但因为毕竟是外姓，不共祖先，于是给了一个“客”的

称号，叫“堂客”，可见夫家给的待遇和地位还是蛮高的。在长沙能称“堂客”的女人是有一般的，是要能持家、生育儿女又很老到的女人，对外能担“外交部长”，对内能当“国家总理”。一句“这是我堂客”，有着油然而生的显摆的意思。至于“堂客们”一词，与“堂客”有相同的意思，但后者是单指，前者可单指，也可群指。有时候讨厌一个女人，长沙人会在称她为“堂客”时加上一个“们”，一个重唇音音节，以表忿忿和讨厌之意。

长沙人说话眉飞色舞、有滋有味，长沙方言夸张高调，韵味十足，因此哪怕表达爱，也难免调子高，夸张一番，喜欢变着花样来。总体说来，长沙方言对女人的称呼，饱含着尊敬、佩服、亲昵的深情，哪怕这其中有一点点责怪，但更多的依然是“巴黏”的爱。

称谓颠倒“躲阎王”——

益阳方言：男孩叫“妹子”，女孩成“伢子”



谢国芳，益阳沅江人，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益阳日报社高级编辑，副刊责任编辑，目前主笔益阳方言研究栏目《如此说来》。

“伢子”用来称呼男孩子，“妹子”用来称呼女孩子，在湘方言中，一般风俗如此。而益阳的叫法却有所不同，有将女孩子叫成“伢儿（子）”，将男孩子叫成“妹儿（子）”的习俗——性别反串着起小名。

对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？

有人说，大概是父母希望下一个孩子变个性别。的确，在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环境下，女儿

生多了，有些人家便以“招弟”起名，或为女儿起个男性化的名字，甚至当儿子养。不过，为儿子起女性名字，当女儿养的，确实少见。

其实在益阳，给孩子取异性小名，并不是父母有意取的，而是邻居、伙伴有意无意取的，与家里男女多少无关，是一种风俗。至于叫法，就是名里的一个字，接“伢子”或“妹子”。这种小名是中性的，不存在褒贬。

在我看来，这可能为为孩子起贱名“阿猫”、“阿狗”是同一个道理——让他容易养大。过去的人们有着这样的“共识”：越看得宝贵，孩子越难养。于是，贱养成为风气，起个贱名成为风俗。古人晋成公小名“黑臀”，鲁成公小名“黑肱”，齐桓公小名“小白”，曹操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小名都是“阿瞒”……而其中“阿瞒”，就是瞒着阎王（死神）将孩子养大的意思。益阳人这样为孩子起小名，其意就如“阿瞒”，迷惑阎王。若阎王来捉孩子，本是带着性别和本名来，一见孩子，名字不对，只好作罢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的曾祖母90多岁了。一天，她见自己的子孙在面前匆匆忙忙，来来去去，感觉有事发生，就拉着我三叔问。本来不想让她知道，见她坚持，三叔只好告诉她：“雪姐走了”。她老人家马上哭起来：“我还没死咧！我的雪伢儿——”

曾祖母口中的“雪伢儿（几是益阳词尾，相当于“子”）”，是我的姨妈（母亲的姐姐），也是她老人家最大的孙女，死时只有五十多岁。由此可知，益阳人这种反串的小名是要跟随一辈子的，长辈、同辈会一直叫下去，只是晚辈不能叫。

当年大批长沙知青下放到益阳沅江，后来有一个知青考上大学，与我同寝室。在学校，他仍根据沅江风俗叫我的小名“芳妹儿”，惹得哄堂大笑，以为是奇俗。其实，一问才知，在益阳之外的湖湘部分地市以及邻省江西一些地方，同样如此。而一位河南农村来的同学说，他们那里也有类似的风俗。